

莫棠生平及其藏书与题跋考述

史丽君

摘要 莫棠为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其铜井寄庐藏书颇多。本文依据其藏书目录及题跋，考莫棠生平事迹，述其藏书基本情况，并略论题跋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 铜井寄庐 藏书家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Life, Book-collecting, and Annotations of Mo Tang

Shi Lijun

Abstract Mo Tang is a noted book-collecto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ose Tongjingjilu boasts a rich collection of books. Based on the catalogue and annotations of his collec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Mo Tang's life, outlines of his collections and academic values in his annotations.

Key words Mo Tang, *Tongjingwenfangshuba*, Tongjingjilu, Book-collector

莫棠，字楚生，贵州独山人，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他的铜井寄庐藏书颇多。莫棠不仅嗜好收藏，还勤于校勘题跋，热心刊刻，但他的生平事迹却不显，其藏书题跋亦随藏书散于各处。笔者搜罗文献，得莫棠生平之大略，述其藏书与题跋概况，连缀成文，求教方家。

1 莫棠生平及其著述

莫棠的“铜井寄庐”曾名噪一时，但是关于莫棠生平的记载却不多，他的著述亦大多未见刊刻。兹仅就识力所得略加梳理，以见其生平大略。

(1) 生卒年。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有些文献认为莫棠生年不可考。而湛庐据莫绳孙1904年所记之“楚生，甲辰八月初二日，四十初度”，推知莫棠生于1865年^[1]。莫友芝《邵亭日记》(1865年)载：“丑正舍弟举一侄，命之曰棠”^[2]，正可印证湛庐之推论。莫棠卒年，有1928年、1929年两说。上海图书馆藏《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王文焘己巳年跋云：“楚生姻丈棠……去秋归道山”^[3]，“去秋”当指1928年秋；张元济亦有“戊辰秋，友人莫楚生歿于苏州”^[4]之语，戊辰秋即1928年。而傅增湘^[5]、湛庐记

其歿于1929年。两说不同，仍有待确证。

(2) 行事。王文焘跋莫友芝批点本《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载：“楚生姻丈棠，为犹人教授之孙，善徵大令祥芝哲嗣，邵亭徵君友芝、芷升师庭芝之犹子。随官江南，宗仰世父书法，收藏步趋法则。困滞棘闱，乃筮仕粤东，历任韶州、琼州等府。储书富有，多名籍秘本。辛亥后归江南，卜居金阊，南中大吏多旧交，尝以榷税事任之，所得仍以购典籍书画古器物。去秋归道山，莫氏学派与长物尽散出归他人矣。”^[6]跋文述莫棠家学渊源和为官履历，论其收藏品类、质量及散佚，兼论莫氏家族之兴衰，从中可得莫棠生平行事之概。

此外，笔者据莫棠题跋及各家记载得莫氏诸多行事及任事时间，可补王跋或与之相印证：1888年莫棠曾游日本^[7]，期间与黎庶昌、陈衡山等交往甚密。1889年，莫棠因其父莫祥芝“隲于铜井，遂家郡城东”^[8]。1900年后，莫棠致仕粤东，常居岭表，期间曾从事黄埔武校^[9]。1907年，莫棠出任韶州知府^[10]。1910年冬，莫棠“再管广雅书局提学”，欲印行《伊江笔录》未果^[11]。1911年“假郡琼台”^[12]，任

琼州知府。辛亥革命延及琼州后，莫棠弃职^[13]归于江南，寓居苏州。

(3) 著述。莫棠著述见诸文献记载的有“《铜井文房砖录》、《铜井文房诗文集》、《铜井文房金石跋》、《铜井文房读书记》”^[14]、《文渊楼藏书目录》、《铜井文房书目后编》^[15]六种。

《铜井文房砖录》为莫棠藏砖目录，著录莫棠藏砖年代、纹饰及砖文，苏州图书馆藏有抄本；《文渊楼藏书目录》为莫棠藏书目录，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有油印本。国科图藏本扉页题：“文渊楼藏书目录”、“独山莫氏所藏书，今在扬州”。此书前后无序跋，部分文字内容不甚清晰，著录藏书约1300余种，各书虽未明确标为经、史、子、集、丛各类目，但是大致按四部分类分组著录，丛部亦单独著录。《文渊楼藏书目录》书名、卷册数及版本，部分典籍著录作者。《铜井文房书目后编》亦是莫棠藏书目录，上海图书馆藏有抄本。此书扉页题：“铜井文房书目后编，卅年四月二日抄，据王雪澂藏本”。此书所用稿纸版心题“合众图书馆”，当是在合众图书馆时期，合众同仁据王雪澂藏本抄录而来。此书卷端题“铜井文房书目后编之上”，但全书未见其下半部分。此本著录图书300余种，其中明刻本、抄本甚多。由《文渊楼藏书目录》、《铜井文房书目后编》可参见莫棠藏书的基本情况。

其余《铜井文房诗文集》、《铜井文房金石跋》、《铜井文房读书记》三种著述，笔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未查见有传本。此外，国家图书馆现藏有陈乃乾辑本《铜井文房书跋》，此书为绿格抄本，收录莫棠古籍题跋93则，已收录于《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6册中。

(4) 收藏。莫棠藏书千六百余种^[16]，部分得之于其父所聚^[17]，也得之于他本人多方搜求。除书贾上门兜售、友朋酬赠外，莫棠游历各处，皆留心采买，从其书跋中随处可见他于南北各地书肆购书的记载。莫棠非常留意搜购当时藏书家散出的典籍。如1906年，他在广州购买《山西志辑要》，跋曰“南海孔氏藏书散出，故收之以备一格。”^[18]又如，黄裳记莫棠多购得瑞轩藏书，瑞轩，“其人家洞庭东

山，所藏极富而佳。老书贾杨寿祺尝告余其人性，惜已忘之。五十年前估人载其书入市，秘本甚多，无康熙以后物。莫楚生颇收其书，余篋中有两家递藏之本不少，皆得之吴下者也。”^[19]如首都图书馆藏雅雨堂本《金石三例》有瑞轩、莫棠藏印，可佐黄裳之论。

除了收藏古籍，莫棠兼收书画、金石、画像砖、古币等，其中多有精品。就书画而言，莫棠曾藏王夫之《大云山歌》，为绢本行书，纵185.8cm，横45.5cm，是王夫之为季昌祝寿之作，书法清丽，神情幽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20]。就金石而言，因莫棠“兄嗜金石”^[21]，莫氏父子昆仲多有金石碑帖收藏，莫棠曾记：“忆当日兄弟聚处得秘籍古碑，对床赏析之乐邈然。”^[22]潘景郑曾藏王懿荣著《抄本南北朝存石目》一册，为独山莫氏旧藏，潘氏跋此书曰：“眉端行间，有楚生先生朱笔校语，审所校出于碑文，或据他目勘正，盖非从事斯业者，不遑及此。”^[23]可见，莫棠对金石之学颇有心得。就画像砖、古币而言，莫棠“藏汉画像砖甚富”^[24]，并著有《铜井文房砖录》一书，又“好藏古钱，有钱币拓本传世”^[25]。

莫棠收藏在其去世后后渐渐散出，丁祖荫“家饶于资，时独山莫氏书散，精本归者颇多。”^[26]此外，刘承幹、徐乃昌、宗子岱、傅增湘、潘景郑、周越然、秦更年等也收藏不少。时至今日，当时各家所藏多辗转汇入公藏，今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山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等皆有莫棠旧藏，有些私人藏书家亦有零星收藏，其中以上海图书馆收藏为大宗。

莫棠藏书虽已流散各处，但仍可从莫棠手泽及钤印中找到其曾藏莫氏的印证。周越然曾言自己购得多种莫棠藏书，大半有莫棠手跋。^[27]从目前见诸各家目录的记载看来，此说也适用于全部莫棠藏书。莫棠题跋署款有莫棠、初僧、心发、心发主人等，题跋中自署斋名有铜井寄庐、铜井山庐、通州濠上小阁等。莫棠藏书印有：“莫棠之印”、“莫棠楚生父

印”、“楚生莫棠”、“莫棠之章”、“楚生第三”、“莫棠楚生父印”、“莫棠岭外所收印”、“独山莫氏藏书”、“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独山莫氏考藏经籍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印”、“铜井寄庐”、“莫棠岭外所藏”、“独山莫氏铜井寄庐书记”等。莫氏为藏书世家，其藏书间有莫棠父子昆仲之图记，如：莫棠之父莫祥芝“莫祥芝图书记”、“独山莫祥芝图书印”，莫棠兄弟之“莫科祁棠兄弟同观”、“莫科印”、“莫祁图书之印”，莫棠之子莫天麟之“莫天麟印”、“天麟所藏”、“莫天麟观”等。

(5) 交游。莫棠早年随侍莫祥芝，家中多有官员学者往来，莫棠颇得学林掌故。晚年寓居苏州，多与当时学者、藏书家、旧书贾相与往来，互通有无。与莫棠相交密切者，有周星诒、缪荃孙、叶德辉、曹元忠、吴昌绶、张元济、傅增湘、王秉恩、刘承幹、侯念椿、柳蓉村等，他们或互通典籍以校勘影印，或就金石书画鉴赏题跋，此处择记两位与莫棠藏书校书活动关系密切之人，略述其交往，从中也可窥得清末民初私人藏书之风气和古籍收藏的流转变迁。

莫棠与叶德辉交往非常密切，从《书林清话》、《郎园山居文录》、《郎园读书志》等著作看，叶氏曾多次利用莫棠藏书。莫棠藏书之中也有叶德辉馈赠。商务印书馆筹印《四部丛刊》，叶德辉、莫棠曾共襄盛举，叶德辉曾赋诗记此事：“七年报政无留牍，四部讎书共扫尘（发江南图书馆旧藏宋元明板书由上海印书馆翻印，余与楚生均附校勘之列）”^[28]，可见二人私交。

傅增湘“频年游吴门，多主于楚生家，其藏书咸得寓目”^[29]，傅增湘藏书有借莫氏所藏抄补为全帙者。莫棠游历京师，也与傅增湘同鉴古籍^[30]。今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藏有《莫楚生致傅沅叔赤牒》二册，折装，系原札本，共141通183纸，信笺有甚佳者，杜泽逊拟即影印原札，附释文标点^[31]，惜仍未见出版，这批书札更是莫棠与傅增湘交往之见证。

2 莫棠藏书及其题跋的价值

莫棠“读书极用力，藏书万卷，虽零星小册皆手自题识”^[32]，他身后遗篋尽散，其题跋亦随之散出。后人对莫棠题跋多有留意或收集，

如潘景郑曾“欲采辑其藏书识语，汇为一帙，庶先生搜罗之苦心，赖以不坠。尘事历六，迁延未成”^[33]。陈乃乾“曾与秦君曼青相约，共辑他的题跋得三百余篇。”^[34]陈乃乾所辑即上节所提之《铜井文房书跋》，秦更年所辑笔者未见。近年来，各图书馆藏莫氏题跋也间有刊布。从各处所公布的莫棠题跋来看，莫氏题跋或考作者生平，或证版刻源流，或述典籍递藏掌故等等，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笔者仅就莫棠藏书目录、《铜井文房书跋》及各处散见之莫棠题跋，试析莫棠藏书特点及其题跋的学术价值。

(1) 家世因缘及自身的藏书活动使莫棠对藏书掌故颇为熟悉，他的题跋对了解清末书林掌故大有帮助。如莫棠跋其所藏严元照乾隆壬子抄本《仪礼要义》，叙述了宋刻本、严氏抄本《仪礼要义》的流传递藏，并记“久能名印下有张氏香修秋月诸印，盖其爱妾也。予昔见所藏他书及他写本往往有之”^[35]，这对后人了解藏书印之印主颇有帮助。又如莫棠记姚黉元“藏书由缪筱珊太史作缘售入京师图书馆”^[36]、赵学南“先世藏书富，刻书多，闻均毁于火矣”^[37]等，皆有助于了解私人藏书的流传、散亡情况。再如莫棠跋《古逸丛书》本《荀子》：“光绪甲申，遵义黎莼斋先生为出使日本国大臣，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其秋，莼丈奉诏将归，奏请置书板于江苏书局，得旨允行。时先君为上海县令，巡抚委官汤纪尚来迎收板片，板至启视，则每板四周皆护以木条，长短与板齐，广寸余，刻地甚浅。日本刷印法先以棕帚涂墨，拂纸既平，则以一圆物坚薄者平压而宛转磨之，故字外不渍墨，而字字匀洁。工匠皆相顾敛手，于是去其护板之木，复刊深其刻地之浅者，在县斋召匠试印。余遂请于先君，觅佳纸附印，其中经、子及《草堂诗笺》各数本，尚称精好，然行间已不能无濡墨。迨后板入局中，则更无佳印矣。当时日本摹本，莼丈尝以数本授余取价，为之还夙负，每本五十金，岂知今日遂逾十部之值乎。”^[38]这一跋文对于了解《古逸丛书》的印刷过程、方法以及此书在当时的价格皆有重要史料价值。

(2) 莫棠非常重视抄本、残本，他对抄本和残本的收藏和利用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典籍的

学术价值。从《文渊楼藏书目录》、《铜井文房书目后编》及陈乃乾辑《铜井文房书跋》中可以看出,莫棠收藏抄本颇多,且质量较高。如前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收录莫棠旧藏6种,其中抄本即占5席,分别为:明抄本《唐大诏令集》(编号03860)、清影元抄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新集至治条例》(编号04281)、明抄本《人象大成》(编号04658)、明抄本《庚申外史》(编号07763)、清抄本《滇南山水纲目》(编号08068),这五种抄本皆有莫棠题跋。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校批《几何原本》精抄本,也曾归莫棠收藏^[39]。莫棠用所藏抄本纠刻本之误颇多。如用抄本《诗话总龟后集》^[40]证刻本之讹良多,用明嘉靖杨仪抄本《支遁集》^[41]校勘诸多刻本,证杨氏抄本乃吴下最古最著之抄本。莫棠也颇重残本,并将之用于校勘。如《明季南、北略》:“残本《南》、《北》各存四卷,所阙实多,然与世行刊本编次不同,字句亦较详尽,恐传本出自芟润非原书,勿以此不完而忽之也。”^[42]莫棠还经常将所藏残本抄补为完帙。如首都图书馆藏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八卷,莫棠抄配《入蜀集》二卷。莫棠的抄补,不仅保证了文献的完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古籍的人文价值。

(3) 莫棠藏书及其题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清末民初古籍收藏和学术风向的变化。首先,莫棠非常关注方志、舆图和外纪之书。如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坤舆图说》为莫棠旧藏,前有莫棠题签,称此书“是本殆原刻,不恒见”^[43]。又如莫棠题《海国图志》:“言域外书自以今日为翔实,然叙述尔雅,其能媲于前人者盖鲜。魏氏此书当风气未开之日,即能远览旁搜,言必征实,迥非从前筹海谈瀛者可及。虽证诸近事,已嫌其古,然创始之功焉可没哉。”^[44]从这则题跋可以看出,莫棠对外纪之书多有涉猎,正因如此,才能对《海国图志》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其次,莫棠非常关注新发现的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发现震动学界,莫棠也注意到了这批文献的学术价值,如莫棠曾藏有《敦煌石室遗书》一部,并曾以活字印行《敦煌石室记》,并跋曰:“两庚之厄,累代重器沦于异域者,何可胜道,岂有于千年尘垢中物哉。虽然,璧马来归,未知何日,但如所记,三分之二犹存,则航头汲冢,不绝于流传,当更有出此记之外,而矚好古者之望

也。”^[45]可以看出,莫棠对敦煌文献的关注充分体现了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下,他对出土文献的存藏与研究的重视。三是莫棠非常重视清末以来印量较少、质量较高的铅字本、石印本。如莫棠跋《台湾外记》曰:“同光之际,上海申报馆始以聚珍铅字印书,当时随得随弃,今则传本颇鲜。”^[46]正是由于莫棠与时俱进的善本观,使得许多当时看来是新出版物,可是在今人看来已极富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的珍贵古籍得以保存和流传。又如莫棠记《渠阳诗注》:“此书刘聚卿已影刊,此其未刊时石印者,记以告后之览者毋疑焉。”^[47]莫棠对石印本《渠阳诗注》的特别说明,能有效防止后人误判版本,充分体现了莫棠在版本鉴定中的历史责任感,也从侧面反映了古籍印刷形式的变化对当时藏书家收藏观念的影响。

(4) 从莫棠题跋来看,莫棠非常重视典籍流通与刊刻,这些反映出清末民初私人藏书由秘不示人到以广流传的藏书思想的新变化。首先,莫棠藏书多与人共赏,他时常借书供别人使用,或以藏书赠人。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这些流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典籍的有效利用。如傅增湘曾记他借得莫棠藏书抄补自己所藏。又如莫棠曾将《药园诗稿》赠予吴昌绶:“药园古今诗,其原本余得诸吴江某氏,雕刻甚精,当时仁和吴印丞孝廉昌绶亦寓苏州,因以赠之,印丞曾赋诗为报,转眼几十年。印丞复付吴氏用威重刊,顷江安傅叔叙太史以此本见寄。”^[48]莫棠的赠书行为间接地推动了《药园诗稿》的再次付梓。其次,莫棠还重视典籍刊刻,如他曾为博古斋影印本《百川学海》作序,盛赞影印之举。他还曾参与张元济发起的《四部丛刊》影印工作,积极利用所藏古籍为影印工作提供底本。不仅如此,他也亲事刊刻,如《贩书偶记》著录李锐撰《周易虞氏略例》一卷,为光绪乙未独山莫氏铜井寄庐刊本^[49]。他还热心乡邦文献的保存与刊刻,如他收集郑子尹《巢经巢遗诗》,辑为《巢经巢遗集》24卷,勘定遵义赵高《含光石室诗草》等。

从以上看出,在清末民初动荡的局势下,莫棠搜罗遗籍,勤于题跋,于古籍保护颇有功劳。莫棠曾云:“兴亡事业几张纸,三百年来幸未焚。我已流离无长物,尚倾囊括买遗文。”^[50]通过对莫棠生平及藏书题跋的辑考,或可窥得彼时私人藏书家对保存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湛庐. 晚清藏书家莫棠、莫绳孙生卒年考[J]. 文学遗产, 2008(4):15.
- [2] 转引自张剑. 莫友芝年谱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374. 张剑注曰:“八月初二日(9月21日), 祥芝得子, 名曰莫棠。”
- [3] 沈津. 上海图书馆藏集部善本书录(二)唐代别集[J]. 文献. 1990(3):191.
- [4] 元济. 张元济全集第十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140.
- [5] 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499. 傅增湘庚午十月跋元刻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云:“昨岁楚生物于上海。”
- [6] 沈津. 上海图书馆藏集部善本书录(二)唐代别集[J]. 文献. 1990(3):191.
- [7]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亲属记[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355. 此则跋文记载:“戊子秋中来游日本, 贵阳陈衡山适在使署, 同居匝月, 相得益欢。”1888年, 黎庶昌出使日本, 陈横山为随从人员。
- [8] 莫棠. 百川学海序[A]. 见:左圭. 百川学海[M]. 上海:上海博古斋, 1921.
- [9] 莫棠. 诗话总龟后集跋[A]. 见:阮阅. 诗话总龟后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320.
- [10]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通典[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419.
- [11]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伊江笔录[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449.
- [12]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伊江笔录[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449.
- [13] 冯仁鸿. 琼崖史海钩沉[M].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0:102.
- [14] 曹允源, 李根源. 民国吴县志[M]. 苏州:文新书局, 1933:卷58下.
- [15] 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1098.
- [16] 王文焘跋《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载:“去秋楚丈亦归道山, 藏书千六百余种亦散出。”
- [17] 刘汉忠. 江南“铜井寄庐”藏书考略[J].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7, (1):32. 此文对莫祥芝收藏活动多有记述。
- [18]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山西志辑要[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411.
- [19] 黄裳. 来燕榭读书记[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70.
- [20]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美术全集·清代书法[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年版2006年重印:21.
- [21]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清仪阁金石文字[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425.
- [22]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仪礼要义[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362.
- [23] 潘景郑. 著砚楼书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157.
- [24] 曹允源, 李根源. 民国吴县志[M]. 苏州:文新书局, 1933:卷59上.
- [25] 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75. 此条配图为《莫棠题记宋达州银铤拓片》。
- [26] 潘景郑. 著砚楼书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80.
- [27] 周越然. 书与回忆[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90.
- [28] 叶德辉. 齐镇严抚部解组还京叠莫楚生观察送别一首韵率成四律呈政[A]. 见:叶德辉. 叶德辉集第1册[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7:207. 括号内为叶氏原注。
- [29] 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498.
- [30] 莫棠. 诗话总龟后集跋[A]. 见:阮阅. 诗话总龟后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320. 跋曰:“顷来京师, 江安傅君沅叔, 招饮虎坊酒家. 主人既至, 挟书数种, 盖过厂肆取观者。”
- [31] 杜泽逊. 杜泽逊东京七日行记. [EB/OL]. 清济堂——杜泽逊的博客[2009-11-11].
- [32] 陈乃乾. 陈乃乾文集上册[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61.
- [33] 潘景郑. 著砚楼书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277.
- [34] 陈乃乾. 陈乃乾文集上册[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61.
- [35]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仪礼要义[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362.
- [36]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说文新附考[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377.
- [37]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明清两朝野乘四种[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399.
- [38] 王文进. 文禄堂访书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154.
- [39] 刘钝. 访台所见数学珍籍[J]. 中国科技史料, 1995(4):8.
- [40] 莫棠. 诗话总龟后集跋[A]. 见:阮阅. 诗话总龟后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320.
- [41] 沈津. 上海图书馆藏集部善本书录(一)楚辞及汉魏六朝别集[J]. 文献, 1990(2):1980.

(下转第103页)

通志》卷五一《选举》“咸淳元年乙丑阮登炳榜”载曾先之名，《总目》失考。《日知录》卷一六《进士》云：“进士即举人中的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唐人未第称进士，已及第则称前进士。”与李肇《国史补》意同。宋朝因之。自称“前进士”，恰证其已及第。《总目》谓先之为“乡举而试不入选

参考文献

- [1]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下皆同。
- [2] 陈道修, 黄仲昭纂. 八闽通志[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77-178册影印明弘治刻本,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 [3] 夏玉麟、郝维岳等修, 汪佃等纂. 建宁府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27-28册影印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1-1966.
- [4] 梁葆颐等修, 谭鍾麟等纂. 茶陵州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湖南省》影印清同治九年重修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5。
- [5] 朱国祯. 皇明史概[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6册影印明崇祯刻本,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 [6] 朱国祯. 涌幢小品[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06册影印,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 [7] 翁方纲等撰, 吴格等整理. 四库提要分纂稿[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80.

者”，误。

《总目》：“盖乡塾课蒙之本，视同时胡一桂《古今通略》，逊之远矣。”

按：胡一桂所著为《十七史纂古今通要》，《总目》著录。《古今通略》当作《古今通要》。

- [8] 杨时伟. 正韵笺[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207册影印明崇祯四年刻本,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 [9] 沈星标等修, 曾宪德、秦有锸等纂. 京山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影印清光绪八年刻本,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 [10] 孙正容、单锦珩点校. 鸿猷录附录[M]//《明清笔记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1] 白潢修, 查慎行等纂. 西江志[M]. 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 [12] 谢旻等修, 陶成、恽鹤生纂. 江西通志[M]. 清雍正十年刻本.

张学谦 硕士研究生,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收稿日期：2012-03-13 编发：梁颖)

(上接第99页)

- [42]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明季南北略[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397.
- [43] 邹振环.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5.
- [44]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海国图志[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417.
- [45] 罗振玉. 敦煌石室记[M]. 广州:广雅书局, 1909:12.
- [46]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台湾外记[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517.
- [47]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渠阳诗注[A]. 见:徐蜀. 国

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475.

- [48]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药园诗稿[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497.
- [49] 孙殿起. 贩书偶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5.
- [50] 莫棠. 铜井文房书跋·史料丛刊初编[A]. 见:徐蜀. 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403.

史丽君 1980-, 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副研究馆员。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2012-01-17 编发：梁颖)